

小小说

2017中国 年度作品

杨晓敏

主编

现代年选
在场者的选择

冯骥才《燕子李三》
梁晓声《双琴祭》
陆颖墨《归航》
苏北《巧遇》
杨晓敏《魂系高原》
乔叶《父亲的请帖》
邓红卫《我们都爱管闲事》
迟子建《那盏叫父亲的灯》

海外借

2017中国 年度作品

小小说

杨晓敏
主编



现代出版社
中国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7中国年度作品. 小小说 / 杨晓敏主编.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143-6653-2

I. ①2… II. ①杨…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317466号

2017中国年度作品. 小小说

主 编: 杨晓敏

组稿编辑: 庞俭克

责任编辑: 申 晶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6653-2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小小说特立独行（代序）

冯骥才

小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得名于 20 世纪 80 年代。

那是一个具有蓬勃创造力的文学时代。记得我当时写过两篇文章：《解放小说的样式》和《面对文学试验的时代》。大家不仅在写作的思想内容上积极开拓，还追求写作形式、样式、文体和文本的创造。在这样的文学大潮中，小小说应运而生。1982 年我写过四五篇千字左右的小小说。不过当时并没有开创什么文体的想法，只觉得写这样一种很短的、别致又精巧的小说，有很强的创作乐趣。

小小说一名最早是河南文学界提出来的，这表明河南文学界和出版界有很高的文学见识，而且建立了小小说的园地《百草园》和放眼全国的选刊。小小说的事业就这样开始举步了。80 年代小小说很蓬勃，汪曾祺、王蒙都写了一些很好的小小说。记得 80 年代中末期，邓友梅托我为香港的亚洲文化基金会编一本《大陆小小说选》，我在序中说“小小说是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它绝不是用写中长篇的下脚料写的，它有独立的欣赏价值”。这已经是当时我们对小小说共同的思考了。

经过中州人三十多年的努力、执着与坚持，小小说已经有了专属自己而闻名全国的园地，有了自己的队伍，有了一批专事小小说创作的作家，关键是一些作家评论家开始对小小说的独特性与审美特征进行探讨。小小说独自的面目就愈来愈清晰。

小小说名正言顺独立门户，最终还要在理论上立足。

从小说分类上说，小小说首先是建立在篇幅上，它是篇幅最短的一类，所以最早美国人称之为“极短篇”。但是极短篇并不是最短的短篇。如果将《麦琪的礼物》拉长，扩容，它就不再具有这种“极短篇”所显示出的魅力了。显然，小小说有它独特的不可取代的特征，有它独特的取材、结构、表达的方式，有它文本与审美的独特性，乃至评价体系。它是一个独立的文学品种。

认识它，才能更好地把握它，运用它，发展它。

小

小，当然，是小小说首要的特点。

但小小说不是可以由短篇小说压缩而成的。正像一个中篇无法压缩成一个短篇，一个中篇也不能拉长为一个长篇。海不能浓缩为湖。一支钢琴短曲也不会演化为一部交响乐。小小说和短篇、中篇、长篇的区别，绝不仅仅是在篇幅上。它们是不同的文学品种，不同的文本，不同特性与规律，不同的标准，不同的取材与创作的思维。照我看，长篇是海，中篇是河流，短篇是一湾池水，小小说是一朵浪花。但是，这浪花不是从海里跳出来的，而是从生活中跳跃出来的，是从脑袋里跳跃出来的。

情节

小说离不开情节。一部中短篇小说需要很多情节，但小小说容不得太多的情节，它最需要的是有一个关键的“情节”。这不是一般情节，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非凡的、绝妙的、闻所未闻的、“成败在此一举的”、寓意深刻或感人至深的情节。比如《麦琪的礼物》、比如《万卡》、比如《口技》与《鸽异》，都有一个令人叫绝的情节，决定着小说的“生死”。这是金子般的情节。小小说往往有这样一个情节就够了。小小说就靠这个情节。

小说中鲜明的人物个性的表现，往往在这个情节里。

小说中深刻的主题，往往也在这个情节里。

它可以使“小小说不小”。

这种情节是小小说的命门。没有这样的情节很难写出好的小小说。

我以为，小小说这种情节是很难获得的，很难碰到的。需要一种契机，一种生活的恩赐，或者是一种灵感。

这种金子般的情节是很难获得的。所以很多大作家写了许多中长短篇，留下的小小说却不多。小小说看似很好写，实际很难碰。

结构

当我们抓到这个关键的情节，就看小说怎么结构了。我以为，小小说是结构出来的。或者说，小小说更讲究结构。

汪曾祺先生认为小小说与短篇的关系,像诗与散文。我同意这种比喻。诗是点上的凝练,散文是线性的舒展。但小小说先天篇幅很短,一切特征都与“短”相关。它不能像散文那种有太多抒情性的描述,太随性、太多的闲笔,它必须简要与紧凑,环环相扣,丝丝入扣。所谓入扣,就是所有笔墨都要与这个“金子般的情节”紧紧结构在一起,最终使这个关键的情节发挥出效力与魅力。这种结构应是一种“巧构”。

在成功的小小说的结构中,往往把“金子般的情节”放在结尾部分,好像相声抖包袱。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余味”,在小说结束后,往往还能让人继续联想,留下回味。小小说篇幅有限,只有余味可以无限。杜甫有句诗“咫尺应须论万里”,这句话虽然说的是画,但说出一个艺术共通的道理,就是艺术作品的篇幅总是有限,但意蕴深广却应该追求无边无际,余味无穷,余音袅袅,绕梁三日,这是所有艺术最高的境界。

小小说不仅要把“余味”拿来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也作为小小说自己重要的特征。

细 节

还应该强调,小小说只靠一个关键情节是不行的,这样会单薄。小小说要特别重视细节。叙事写景与状物的细节都要精彩,考究,点石成金。这样的细节不仅可以使小说丰富、充盈,还会增强文学的表现力与审美内涵。

语 言

小小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视语言为生命。

我说的是文字语言。

现在有些网络段子,很不错,也精彩。有人问,特别精彩的是不是小小说?不是。

应该说网络段子更接近民间文学,民间的故事、寓言和笑话。民间故事最大的特点是口头语言,它含有很高的智慧,绘声绘色,流畅生动,故事性强,甚至含着耐人寻味的生活人生的哲理。但它不是文字语言,没有文字美,没有文字的精当、考究、意蕴与素养。

尤其我国的文学史,由于诗歌成熟在前,散文在后,小说继之。散文受诗歌影响,非常讲究方块字的运用。这便使文字语言有很高的文学与艺术的价值,更

不提每个作家还要彰显自己的文风与才情。

小小说受客观篇幅短小的制约，文字必须简洁准确，惜墨如金，讲究方块字的使用和审美蕴藉。正因为如此，才可能成为一个精美的文本。

无论中外古今，从魏晋小说、唐宋传奇、聊斋故事，到欧·亨利、契诃夫、巴别尔，等等，那些小说杰作告诉我们，成功的小小说都极其精致，本身就是一种精品。它是精制而成的。写一篇好的小小说比起写一个好的短篇一样难。

我无力把小小说的特征说透说系统，它的理论建设还需要大家共同探讨。如今小小说已成为中国文坛上一个成熟和独立的文学品种，尤其在手机养成的“短阅读”的背景下，大有施展之地。小小说的繁兴应该就在我们这个时代。

——摘自微信公众号《冯骥才工作室》

作者简介：冯骥才，当代著名作家、书画家、文化学者，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著有《铺花的歧路》《雕花烟斗》等，系列报告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小小说集《俗世奇人》《冯骥才小小说》等，部分作品译至国外。曾获首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小小说事业终身荣誉奖。

目 录

小小说特立独行（代序）·····冯骥才（1）

那盏叫父亲的灯·····迟子建（1） 百年好合·····周海亮（40）

归 航·····陆颖墨（3） 爱的一度·····安石榴（41）

燕子李三·····冯骥才（6） 飙车一哥·····安 谅（43）

双琴祭·····梁晓声（8） 写作课·····津子围（45）

父亲的请帖·····乔 叶（10） 善与真·····李永康（47）

魂系高原·····杨晓敏（11） 四个女人·····凌鼎年（48）

巧 遇·····苏 北（13） 在海上画画·····刘国芳（51）

维 权·····孙春平（14） 角 儿·····刘建超（53）

十 年·····田洪波（16） 老 屋·····刘立勤（55）

郑剑西·····张晓林（18） 择 邻·····聂鑫森（57）

永不掉队·····谢志强（20） 盼 秋·····胥得意（59）

人间戏·····袁炳发（23） 体验坐牢·····徐均生（61）

瓦 解·····魏永贵（25） 睦 邻·····徐水法（62）

芦苇花开·····蔡 楠（26） 也许你能当县长·····金 光（65）

绝 口·····曹洪蔚（28） 路 神·····侯发山（66）

红太阳农家乐·····陈 毓（30） 马哈的恋爱史·····李伶俐（68）

我们都爱管闲事·····邓洪卫（33） 张大嘴·····吴富明（70）

你妈你爸·····范子平（34） 草鞋和共享单车·····王庆高（72）

如果有来生·····符浩勇（36） 谁也不与鸡同眠·····非 鱼（73）

父亲的字条·····王培静（38） 熬 冬·····江 岸（76）

穷摆	李永生 (77)	我是你的新娘	郭金勇 (137)
抬头那一片天	崔立 (80)	飘儿的梦	薛培政 (140)
最后七秒	季节 (82)	收录机	彭素虹 (142)
自画像	海华 (84)	选择	贺向花 (144)
太阳一族	何一飞 (86)	家庭作业	陈盛 (146)
鱼与佛	黄克庭 (88)	等待一个爱情要多久	彩虹 (148)
金镶玉	非花非雾 (90)	相忘于江湖	阿社 (149)
穿名牌的局长	李汤波 (92)	寻找大麦地	秦兴江 (152)
楼房	刘向阳 (94)	你不知道的故事	高淑霞 (154)
张裁缝	卢群 (95)	葬礼	顾长虹 (156)
点主	马金章 (97)	红脸王	左军明 (158)
老校长的相册	秋子红 (99)	1992年的细雨蒙蒙	陈树茂 (160)
陆简是谁	苒小雨 (101)	岁月印痕	崔永照 (161)
食客	宋以柱 (103)	暗度	付桂秋 (164)
婚姻控	孙道荣 (105)	最后一个军礼	胡亚林 (166)
先生	盐夫 (107)	鞋匠阿三	林庭光 (167)
凌乱	梁小萍 (109)	阴谋与爱情	廖敬涛 (169)
墙里墙外	原上秋 (110)	失落的风筝	王东梅 (171)
海滩边	赵悠燕 (112)	女老师	黄红卫 (173)
土地之窟	陈东亮 (114)	科班与玩票的	周东明 (175)
红鸾	化云 (116)	一条狗的梦想	朱羊 (176)
一人二人	赵长春 (118)	奇石	三石 (178)
树神	戴智生 (120)	规矩	尹京雯 (180)
贵客来临	高沧海 (122)	我的大学	尹延哲 (182)
画医	白秋 (124)	感受	蒋玉巧 (184)
七日	孙艳梅 (126)	都市角落里	李竞宇 (186)
好想有艳遇	徐永辉 (128)	孔雀眼	佟惠军 (188)
慢时光	张柏林 (130)	下鱼	王苏华 (190)
怀先生	肖曙光 (132)	夕阳下的风铃	王继颖 (191)
每朵花都有春天	王溱 (133)	炊烟大赛	朱红娜 (193)
我的哥们儿曹操	陈小庆 (135)	五块钱及其后果	青平 (195)

容 颜·····	庞 滢 (196)	最美的化妆·····	闫 岩 (221)
遭遇沙漠狼·····	陆 梦 (198)	天蓝蓝,海蓝蓝·····	叶征球 (223)
郝 三·····	薛国英 (200)	救 火·····	郑自松 (225)
你是人间四月天·····	天 晴 (202)	父 亲·····	陈建美 (227)
有一种爱情·····	金 狐 (204)	看大门的老张·····	葛丽红 (228)
手机里的母爱·····	魏益君 (206)	战 神·····	叶瑞芬 (230)
画 眉·····	吴 苹 (208)	彼岸花·····	张俏明 (232)
奇 恋·····	谢松良 (210)	山叔的山·····	林秋萍 (234)
拳击包·····	徐 军 (211)	期待的背影·····	柴亚娟 (236)
杜老汉的新工作·····	谢桃花 (213)	移不走的树·····	陈海红 (238)
十七岁那年的单车·····	夏一刀 (215)	魔法之秋·····	冷清秋 (240)
月亮村的月亮·····	吴小军 (217)	老街坊·····	衣 袂 (242)
灵香草女人·····	唐丽妮 (219)		

那盏叫父亲的灯

迟子建

父亲在世时，每逢过年我就会得到一盏灯。

那不是寻常的灯。从门外的雪地上捡回一个罐头瓶，然后将一瓢开水倒进瓶里，啪的一声，瓶底均匀地落下来，灯罩便诞生了，再用废棉花将它擦得亮亮的。灯的底座是木制的，有花纹，从底座中心钉透一颗钉子，把半截红烛固定在上面，待到夜幕降临时，点燃蜡烛，再小心翼翼地落下灯罩。我提着这盏灯，觉得自己风光无限。

父亲给我做这盏灯总要花上很多工夫。就说做灯罩，总要捡回五六个瓶子才能做成一个。尽管如此，除夕夜父亲总能让我提上一盏称心如意的灯。没有月亮的除夕夜，这盏灯就是月亮了。我提着灯，怀揣一盒火柴东家走西家串，每到一家都将灯吹灭，听人家夸几句这灯有多好，然后再心满意足地点燃蜡烛去另一家。每每转回到家里时，蜡烛烧得只剩下一汪油了。那时父亲会笑吟吟地问：“把那些光全折腾没了吧？”

“全给丢在路上了。”我说，“剩下最亮的光赶紧提回家来了。”“还真顾家啊！”父亲笑着说，便去看那汪蜡烛油上斜着的一束蓬勃芬芳的光。

父亲说过年要里里外外都是光明的，所以不仅我手中有灯，院子里也是有灯的。高高挂起的是红灯，灯笼穗长长的，风一吹，唰唰响。低处的是冰灯，放在大门口的木墩上。无论是高出屋脊的红灯，还是安闲地坐在低处的冰灯，都让人觉得温暖。但不管它们多么动人，也不如父亲送给我的灯美丽。因为有了年，就觉得日子是有盼头的；因为有了父亲，年也就显得有声有色；而如果又有了父亲送我的灯，年则妖娆迷人了。

我一年年地长大了，父亲不再送灯给我，我已经不是那个提着灯串来串去的小孩子了。我开始在灯下想心事。但每逢除夕，院子里照例要在高处挂起红灯，在低处摆上冰灯。

然而，父亲没能走到老年就去世了。父亲去世的当年我们没有点灯，别人家的院子里灯火辉煌，我们家却黑漆漆的。我坐在暗处想：点灯的时候父亲还不回

来，看来他是迷路了。我多想提着父亲送我的灯到路上接他回来啊！爸爸，回家的路这么难找吗？从此之后，虽然照例要过年，但是我再也没有提着灯的福气了。

一进腊月，家里就忙年了。姐姐会来信说年忙到什么地步了，比如说被子拆洗完了，年馍蒸完了，各种吃食也准备得差不多了，然后催我早点儿回家过年。所以，不管我身在哈尔滨、西安，还是北京，总是千里迢迢地冒着严寒往家奔，当然今年也不例外。腊月二十六我赶回家中，母亲知道这个日子我会回去的，因为腊月二十七那天，我们姐弟要“请”父亲回家过年。

我们去看父亲了。给他献过烟和酒，又烧了些纸钱，已经成家立业的弟弟叩头对父亲说：“爸爸，我有自己的家了，今年过年去儿子家吧，我家住在……”弟弟把他家的住址门牌号重复了几遍，怕父亲记不住。我又补充说：“离综合商场很近。”父亲生前喜欢到综合商场买皮蛋来下酒，那地方想必他是不会忘的。

父亲的房子上落着雪，有时从树林深处传来几声鸟鸣。我们一边召唤着父亲回家过年，一边离开墓地。因为母亲住在姐姐家，所以我们都到这儿来了。姐姐的孩子小虎刚过周岁，已经会走路了。一进门母亲就抱着小虎从里屋出来了，我点着小虎的脑门儿说：“把你姥爷领回来过年了。”小虎乐了，他一乐大家也乐了。

可是，当晚小虎哭个不休。该到睡觉的时辰了，他就是不睡。母亲关了灯，千般万般地哄，他却仍然嘹亮地哭着。直到天亮时，他才稍稍老实起来。姐夫说：“可能咱爸跟到这儿来了，夜里稀罕小虎了。”说得跟真事似的，我们都信了。父亲没有看过他的外孙，而他生前又是极喜欢孩子的。我们从墓地回来，纷纷到了姐姐家，他怎么会路过女儿的家门而不入呢？而他一进门就看见了小虎，当然更舍不得离开了。

母亲决定把父亲“送”到弟弟家去。早饭后，母亲穿戴好，推着自行车，对父亲说：“孩子也稀罕过了，跟我到儿子家去过年吧。”母亲哄孩子似的说：“慢慢跟着走，街上热闹，可别东看西看的，把你丢了，我可就不管了。”母亲把父亲“送”走的当夜，小虎果然睡得很安稳。第二天早晨起来，他把屋子挨个走了一遍，一双黑莹莹的眼睛滴溜溜地转着，东看西看，仿佛在找什么，小虎是不是在想：姥爷到哪儿去了？

初三过后，父亲要被“送”回去了。我多希望永远也不送他回去。天那么冷，他又有风湿病，一个人往回走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正月十五到了，多年前的这一天，在一个落雪的黄昏，我降临人世。那时天将要黑了，窗外还没有挂灯，父亲便送我一个乳名：迎灯。没想到我迎来了千盏万盏灯，却再也迎不来父亲送给我的那盏灯了。

走在冷寂的大街上，忽然发现一个苍老的卖灯人。那灯是六角形的，用玻璃

做成的，玻璃上还贴着“福”字。我立刻想到了父亲，正月十五这一天，父亲的院子该有一盏灯的。我买下了一盏灯。天将黑时，将它送到了父亲的墓地。“嚓”地划根火柴，周围的夜色就颤动了一下，父亲的房子在夜色中显得华丽醒目，凄切动人。

这是我送给父亲的第一盏灯，那灯守着他，虽灭犹燃。

归 航

陆颖墨

巨浪猛扑过来，掠过右甲板，迎头浇盖了整个舰桥。舰长肖海波心头一凛，死死盯着右边的海面。一个巨浪更加猛烈地狂扑过来。他冷笑：“果然是你！”紧接着，舰身大幅度左斜。他扶牢站稳，对那个把身躯捆在铁座椅上的操舵兵果断下令：“右满舵！”

海情这么糟，一切都在预料之外。从日本海过来的“丽莎”台风，原来预测是九级，所有舰艇全部驶离军港，进入防风锚地。没想到，风力骤升到十一级，上级命令机动防台，防风锚地的五艘驱逐舰、八艘护卫舰迅速撤离驻泊海湾。偏偏，肖海波的西昌舰却无法离开，围着防风水鼓来回打转。

西昌舰是新型驱逐舰，肖海波任舰长已有三年。他知道，一般的台风对他和西昌舰来说，不算大事。但他下达出航命令时，立即感到了异常：兄弟舰很顺利地解缆起锚，西昌舰却无法解开缆绳离开防风水鼓。“丽莎”风向向南，机动防台必须顶风，军舰统一迎着台风向北航行就可以了。西昌舰遇到的麻烦是，一股更大的台风从偏离航向九十度的方向扑来。巨浪早就一次次冲上甲板，水兵根本无法过去解开缆绳。肖海波马上反应：军舰被狡猾的土台风咬住了。这太平洋上的土台风，来无影，去无踪，根本不在预报的视线之内，也没法预防。这风，肖海波遇到过，也较量过，虽然没有输过，但心里并不托底。

军舰左右猛烈晃悠，有几次和钢铸水鼓擦肩而过，有些官兵开始慌神。一个老水兵在腰上系上保险带，要冲出舰桥，试图在巨浪间隙中解缆，他半个身子刚出舱门，肖海波一把把他拽回，吼道：“想喂鱼呀？！”

怎么办？！肖海波自己把头伸出舰桥舱门，看着缆绳那侧的甲板随波浪上下摇摆。那几千吨的水鼓上拽住军舰的缆绳异常结实，随着风浪和军舰的摇晃，缆绳一下子沉入水中，一下子又划破海面从水里跳出，绷得笔直。每绷直一次，都散过来大片的水珠和水雾。一沉、一拉，一沉、一拉，这每一次变动，都扯动着

肖海波的心。突然，一个更大的浪打过来，缆绳猛地蹦出拉直，肖海波一咬牙，一把斧子从他手中飞了过去，他心中大叹一声：“晚了！”斧刃准确地砍中了绳子的中间，但舰身随着波浪左斜，绳子也开始下垂，斧刃和缆绳的撞击远远没有产生应有的力度，滑过了。

“手里只剩一把斧头了！”肖海波对自己说。他握住斧把的手有些颤抖，一是要计算好时间差，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再次击中！如果这次失败，要不了半小时，更大的风浪就要过来，西昌舰就只能和钢铁铸就的水鼓不停地碰撞了……

台风不允许他犹豫，他努力对自己说：“你能行，能行！让自己静下神来！”缆绳刚弹出水面，斧子就飞了过去，在缆绳绷得最直时，一下子给斩断了！

西昌舰像脱缰的野马，飞速驶离锚地。

一团蓝色的火球从远处的海面滚过，不一会儿传来一阵闷响，是滚地雷！滚地雷是南太平洋特有怪物，沿着海平面乱窜，一般的避雷装置对它没用。南海岛屿上不少人都吃过它的亏。西昌舰设备先进，不怕。但看到了滚地雷，肖海波更加断定今天这土台风是传说中最凶狠的，自己以前没有遇见过。不一会儿，像是为了印证他的判断，更猛烈的风变换着方向来回推搡着舰身，能听到舰上的龙骨在嘎嘎作响。巨浪中，几千吨的西昌舰像一叶小舟，前挑后撅，左晃右摆。有两次，倾斜角度超过了六十度，似乎就要翻身沉入海底，但它还是倔强地回过身来，昂起舰首。

现在，无关人员都撤离了舰桥。电报员只能趴在地上发报，肖海波也只能抱着柱子，努力不让自己滑倒。不行，一定要赶紧想出对策，救出这条舰！他不知怎么办，开始慌神，但很快镇静下来。也当过舰长的父亲曾对他说过，海情简单时，不能大意；海情复杂时，千万不能害怕！眼前，土台风像一条毒龙死死缠上了西昌舰，四面都有飓风巨浪的重围，怎么也冲不出去。

他久久凝视着海面。

突然，他腾出左手，揉了揉眼睛，又揉了一下，心里一动。

他连忙问操舵兵：“看见左边那个大漩涡了吗？”

操舵兵立刻点头。

“就朝那儿开！”

操舵兵回头诧异地看着他：“朝那漩涡开？”

“是的，执行命令！”

没有犹豫，舰艇马上左拐三十度，猛一加速，一下子冲进了那片有漩涡的海面。

好像，舰身变得平稳起来。

肖海波长吁了一口气：又一次判断正确了。

现在西昌舰到了土台风的中央，在台风中心，风力是最小的。那海面上的漩涡，正如他的判断，不是海流汇出来的，是风在水面吹出来的。看来，平时的功课真没有白做！

舰桥里的几个兵，管舵向的、管速度的、管航线的、管报务的等，都回过神来，用钦佩的目光看着他们的舰长。肖海波羞于接受这种钦佩：暂时是安全了，但依然在最危险的地方。下一步怎么办？副舰长早让他派到了轮机房，那里非常重要，舰桥是军舰的脑子，轮机是军舰的心脏。台风刚来时，有几个新兵晕船呕吐，吐出了胆汁，有一个昏头昏脑差点儿掉进海里去。舰医出身的舰政委就是有办法，思想和身体一起调理，把他们稳住了，到现在也没人惹麻烦。台风中晕船不是小事，20世纪70年代，发生过几次新兵因受不了晕船呕吐而跳海的事件。

台风中心在朝西移，但具体方向老是变来变去，肖海波只能凭自己的经验，指挥着军舰与台风中心同步西移。舰身还算平稳，但巨浪仍然在不远处虎视眈眈地包围着他们。

什么时候风能小下去呢？这是他现在最想知道的问题。土台风无法预测，上级也没法告诉他。怎么办呢？

忽然，他心中一阵发空，几乎同时，他听到报告：“舰长，我舰已进入公海！”

每次离开祖国的领海，肖海波都会感觉心里空空，但现在立刻变沉重了——由于高度紧张，不觉在台风中心已航行八个小时了。以往对付土台风，如果冲不出去，就拖时间，台风闹腾一阵，就会慢慢变弱，像乌合之众，各自散去。而今天这个土台风，看样子绝非善类，铁了心让军舰跟着它走。再这样被台风胁持着漂下去，不知会漂到哪个国家？会不会引起一系列不必要的麻烦？还有，航道上会不会遇到暗礁？肖海波的心揪了起来！

新舰服役时，首长对他和舰政委说过：这么好的家当，就由你们收拾了。记住，军舰只要一离码头，不管遇到什么难处，不能指望别人，要靠自己过硬的本领！是的，靠自己，不能一直这样，要冲出去！

可冲出去，行不？

肖海波脑中飞速盘算。难度大，风险也大呀！台风是旋转的，冲出去就必须顶着风，还要同时朝外围偏离。台风旋转无规律，要突围，军舰的速度和航向只能靠他舰长即时判断，稍有差错，让台风和巨浪从侧面拦腰掀起，军舰就可能被掀翻。他深情地看了看身边的几个操作兵，他们对每个人都了如指掌，但是在生死关头，他们对我这个舰长有没有信心？！

他下达了突围命令。几个兵没有吱声，都回首看了他一眼，他用眼神给予了

回答。按规定，遇到突发海情，航线变化都是合理的。上级也来电指示，让他们根据具体情况处置。但是，水兵们的眼神告诉肖海波，他们有信心，也赞同舰长的决定：突围！

很快，军舰掉过身来，冲进了狂风巨浪。庞大的舰身，在肖海波和水兵们的操纵下，竟然变得如此灵活！不管风向怎么变，巨浪怎么打，舰首总是紧紧咬住台风的风头。台风好几次绕到了舰身的左侧，想咬住它，把舰掀翻，就是没有成功。舰首和左甲板都像勺子一样伸进了巨浪，但是每一次只把巨浪的牙齿击碎。每一次快要冲出台风圈的时候，总有一个更高的巨浪张开大口，似乎要把西昌舰吞掉。肖海波知道这张大口的后面，就是平静的海面。他终于下定决心指挥操纵军舰冲进了那看似凶猛的大口……

突然间，舰身一震，恢复了期待已久的平静。肖海波眼睛一闭，凉凉的东西从他的面颊流下。他回过头来，看到身后的海面上，一条“巨龙”翻滚着远去。再回过头来，霞光万道，风平浪静，一条金色的航道在前方展开。

“向着祖国，归航。”他呢喃了一声，但水兵们都听到了，响亮地回答：“归航，向着祖国！”肖海波忽然意识到，是他下达的命令，是他当兵以来，声音最轻的命令。

燕子李三

冯骥才

光绪末年，天津卫出了一个奇人，叫燕子李三。人叫李三，燕子是他的绰号。他是个天下少见的飞贼，专偷富豪大户。每偷走一物，必在就近画下一只燕子做记号，表示东西是他大名鼎鼎的燕子李三偷的。偷的都是富贵人家，官府必然下力缉拿，但李三的功夫奇高，穿房越脊，如走平地。遇到河面还能用脚尖点着水波而行，从这岸到那岸。这一手叫“蜻蜓点水”，轻功不到绝顶，绝对学不会这一手。

燕子李三的事闹了半年，在城里城外十多个富人家窃去的宝贝旁，留下了那个燕子的记号，府县的捕快使了不少计谋逮他，却连李三的影儿也没见过。有的说模样像时迁，一身紧身皂衣，长筒软靴，深夜出来行盗，人混在夜色里，绝对看不出来。有的说他长相和杨香武一样，嘴唇上留一撮儿两头向上翘的小黑胡，更是“燕子”的来历。于是一时间，留小胡子的人走在街上总会招人多看两眼。后来又有人说，什么时迁杨香武，都是戏迷瞎诌的。此人肯定长相平平，不惹眼，

白天睡觉，半夜出行，像蝙蝠。

这李三怎么突然冒出来的？为吗以前从没人说过？肯定是新近打外地窜来的。天津卫有钱的人多，有钱的人宝贝多，就把李三这种人招来了。传说这个李三是河北人，燕赵之地的人身上都有功夫，还有说得更有鼻子有眼——是吴桥人。吴桥人善杂技，爬杆走绳，如履平地。说法虽然多，谁也没见过。愈见不着愈瞎猜，愈猜愈玄愈神愈恨，甚至有人说这李三就是几个月前刚打外地调任天津的县太爷。县太爷是河北人，人瘦如猴，能文善武，还爱财。甭管是不是他，反正说来挺好玩，愈说愈有乐子。天津人就好过嘴瘾，往里是吃，往外是说，说美了和吃美了一样痛快。

不过这飞贼李三在人们嘴里口碑不坏。反正他不偷穷人的。不但偷富，还济贫。东门内一家穷人欠着房租还不上，被房主逼得无奈，晚上在屋里哭哭啼啼，忽然打后窗扔进一包东西，打开一瞧，竟是不少银子。令这家人更惊奇的是，包袱一角画着一只小燕。这家人急忙出去谢恩人，跑到门外一片漆黑，早没了人影。听说最有机会看到李三长相的是蹲在城门口讨饭的裴十一。李三把一纸包钱亲手搁在他手心里，可裴十一是个瞎子，只捏到李三的手，这手不大却挺硬；虽然脸对脸，吗也瞧不见。

这一来，李三在人们口里就更神奇了。

一天，燕子李三在天津卫把偷窃一事做到了头——他偷到天津最大的官直隶总督荣禄老爷的家。

这天，荣禄的老婆早晨起来梳妆，发现梳妆匣子里的一个珍珠的别针不见了。这是她顶喜欢的一件宝贝，珠子大小跟葡萄差不多，亮得照眼，这么大的珍珠在海蚌里得五百年才能养成，当年荣禄想拿它孝敬老佛爷，她都死活不肯。丢了这东西跟她丢条命差不多。最气人的是在放别针那块衬绸上画了一只燕子，这纯粹是和荣禄老爷叫板！气得荣禄一狠劲咬碎一颗后槽牙。

荣禄也不是凡辈，他使个法儿：在大堂中间放一张八仙桌，桌面中央摆了总督的官印，上边罩一个玻璃罩子，然后放出话去，说当夜他要关上大堂门，堂内不设兵弁护卫，只他一人坐在堂上守候着官印。他要从天黑守到天亮，燕子李三有胆量有本事就来把官印取走！

这话一出，算和李三较上劲了，而且总督大人保准能赢。想想看，虽然大堂内没有一兵一卒，可是堂外必然布满兵力。大堂的门关着，官印在玻璃罩子里边扣着，总督又坐在堂上瞪圆眼守着，李三能耐再大，怎么取法？再说，门窗全都紧紧关着，怎么进去？钻老鼠洞？

当夜总督大人就这么干了。桌子摆在大堂上，官印放在桌面中央，罩了玻璃